

屠本峻《茗笈》萬曆本的成書與刊印

徐光台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研究所

提 要

屠本峻（1542-1622）以《茗笈》留名茶史，本文從現存萬曆刊本的序跋與鄞縣（今寧波）士人圈相關資訊，來重建它的源起與刊本。筆者發現它最初係在品茶脈絡中，與朋友煮茶高論，清滌靈根。而後受聞龍（1551-1631）衝激，增補某些茶作內容。萬曆三十七年，他為羅廩（1553-?）《茶解》寫序，吸收其中茶理，再次增補一些茶作內容。在格式上仿科舉考試經史論策收入前人史評的「先儒名公姓氏」與其著作，改為「品茶姓氏」與其著作；在體例上採類比方式將陸羽《茶經》列為經文，其他茶作則為傳文，以類書方式匯集於各章，但未展現經文與傳文間緊密詮釋關係。此一特殊格式與體例使《茗笈》一方面看似「紛紜錯亂，殊不解其何意」，另一方面又「內容整潔，編排清楚，出處詳全」的茶作。事實上，其中包括熊明遇〈碾碾茶疏〉等多項名稱不正確，使它不是出處詳全的茶作。特別是屠本峻自序未提羅廩，當羅廩再刊《茶解》時，將屠本峻的敘置於正文總論之後，反映兩人茶作間的糾結。

關鍵詞：明末、屠本峻、《茗笈》、聞龍、羅廩、鄞縣士人圈

前 言

唐代陸羽（733-804）《茶經》是中國茶史首本專作，¹影響往後諸多茶作。明人茶文化中，²茶書是不可或缺的部份，³萬曆年間屠本峻《茗笈》大量引用陸羽《茶經》內容，還輯集包括熊明遇（1579-1649）等人茶作，然而名稱卻不符〈巖嶼茶疏〉，因而引起筆者注意。⁴中國古代缺乏明確的標點符號系統，⁵書籍間似未建立嚴格的摘引傳統，因此包括茶書在內絕大多數的著作，未明確標明引用出處細節。可是《茗笈》卻被認為是一部引人注意的輯集類茶書，因其「內容整潔，編排清楚，出處詳全，時間也較早的具有代表性得的較好茶書」。⁶依此，在中國學術發展史引述出處方面，它有可能成為近現代的先驅作品。為了瞭解為何此書會出現「出處詳全」這種類似西方或現代引用他人作品時加以標明的特色，筆者擬對它的成書與刊印進行研究。

過去對《茗笈》的體例出現兩極的評價。《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它類似卻不符經傳的體例，給予負面的評價與疑問，認為它「紛紜錯亂，殊不解其何意也。」⁷今人認為前述批評失之苛刻，⁸主張它的「內容整潔，編排清楚，出處詳全」，給予相當正面的評價。

關於《茗笈》的成書年代，眾說紛云。有學者主張1610年。⁹丁以壽曾推論它成於1604年前後，¹⁰後來修正為1610年或之後。¹¹張如安質疑丁以壽修正後的看

1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頁5-33。

2 吳智和，《明人飲茶生活文化》（宜蘭：明史研究小組，1996）。

3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中編「明代茶書」；吳智和，〈茶書飲茶生活文化〉，《明人飲茶生活文化》，頁57-99。

4 筆者長年研究熊明遇，注意《茗笈》提到熊明遇茶作名稱與其在浙江長興推廣的巖嶼岩茶不同。徐光台，〈熊明遇〈巖嶼茶疏〉校釋〉，《九州學林》，29（2011），頁188-202。

5 中國古代雖有標點符號的發展，直到1920年才有符合現代的中文標點符號。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袁暉、管錫華、岳方遂，《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6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355。

7 （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茗笈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一一六，頁1554）。

8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355。

9 萬國鼎，〈茶書總目提要〉，收入許賢瑤編譯，《中國茶書提要》（臺北：博遠出版社，1990），頁56；吳智和，《明人飲茶生活文化》，頁85；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355-356。

10 丁以壽，〈明代幾種茶書成書年代考〉，《農業考古》，2004年4期，頁220-222。

11 丁以壽，〈明代五種茶書成書年代補正〉，《農業考古》，2007年5期，頁236-237。

法，認為《山林經濟籍》的〈敘籍原起〉提到成於「萬曆戊申修禊日」，《茗笈》是其中一本，因此成書不晚於萬曆三十六年（戊申，1608）。¹²竺濟法也依此論斷它定稿於萬曆三十六年三月三日。¹³丁以壽覺得先前所述不夠準確，又將它定稿時間修正為萬曆三十七年。¹⁴上述年代不一看法或許涉及此書的成書或刊印過程中有些轉折。事實上，目前所知萬曆年間《茗笈》有以下幾個現存的刊本：（1）《茗笈》為屠本峻編《山林經濟籍》中的一卷；¹⁵（2）萬曆壬子（1612）喻政初刻《茶書》十七種之一的《茗笈》；¹⁶（3）萬曆癸丑（1613年）喻政增訂《茶書》二十七種之一的《茗笈》；¹⁷（4）布目潮颯（1919-2001）編《中國茶書全集》時，將（2）與（3）收入；¹⁸（5）湖南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刻喻政編《茶書》二十〔七〕種之一的《茗笈》，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79冊中。¹⁹如就相關序跋等來看，可分為（1）與（2）至（5）兩類不同的內容與序跋。

此外，前人研究指出《茗笈》屬於明萬曆鄞縣士人圈的作品，涉及屠本峻與聞龍和羅廩的交往，以及羅廩《茶解》與聞龍《茶箋》對《茗笈》的衝激與影響，²⁰反映《茗笈》的成書經歷一些曲折與轉變，過去似乎尚未深入探討。

綜言之，《茗笈》有不同的萬曆年間刊本，它的體例與成書年代見解不一，以及受聞龍和羅廩茶作的影響，引起筆者對其起源與發展的興趣，因而追問下列問題：此書於何時開始撰寫？何時完成？它從最初構想到完成是否經歷過一些調整，而留下一些不同的資料？學者們是否因為根據的刊本不同，因而對它成書年代看法有異？在什麼歷史背景下，屠本峻完成他的茶作《茗笈》，產生其特殊體例？此書引用諸多茶作內容，那麼在撰寫期間屠本峻是如何受到聞龍和羅廩茶作的衝激，加

12 張如安，〈〈明代五種茶書成書年代補正〉商兌〉，《農業考古》，2009年2期，頁221。

13 竺濟法，〈晚明寧波四位茶書作者茶事及生平小考（續）〉，《中國茶葉》，2010年3期，頁35。

14 丁以壽，〈明代幾種茶書成書年代再補——兼答張如安先生〉，《農業考古》，2009年5期，頁280-282。

15（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年據明萬曆惇德堂刻本刊印，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第64冊），卷六四。

16（明）喻政編，《茶書》（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壬子（1612）謝肇淛序刊本）。

17（明）喻政編，《茶書》（中國南京圖書館藏與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代萬曆壬子（1612）周子夫序與萬曆癸丑（1613）喻政自序刊本）。

18 布目潮颯編，《中國茶書全集》（東京：汲古書院，1987）。

19（明）屠本峻，《茗笈》（臺南：莊嚴文化，199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79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將湖南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刻（明）喻政編《茶書》二十七種誤植為二十種，見頁742。

20 竺濟法，〈晚明寧波四位茶書作者茶事及生平小考〉，《中國茶葉》，2010年2期，頁25-29；竺濟法，〈晚明寧波四位茶書作者茶事及生平小考（續）〉，頁32-35。

以修改或調整？在「出處詳全」方面，他是否有意使它成為近現代在引述方面的先驅作品？如果不是的話，在什麼歷史背景與情境下，此書會產生今人認為的類似西方或現代引用他人作品時加以標明的特色？關於《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此書出現經傳體例，而又不符經傳體例的負面的評價與疑問，以及現代學者卻認為它出處詳全，我們可否回到當時歷史情境，找到一個可接受的合宜解說呢？

為了解答上述問題，筆者回到屠本峻生平與交往，對萬曆年間《茗笈》現存刊本中相關序跋和內容進行分析，發現此書從源起到成書與出版歷經兩次調整。屠本峻初編《山林經濟籍》中的《茗笈》時，旨在品茶脈絡中，與朋友煮茶高論，清滌靈根。後來受甬東友人聞龍衝激，調整其內容。萬曆三十七年，慈溪羅廩請屠本峻為「茶書稱第二」²¹的《茶解》寫序，使後者得以瞭解與吸收其中茶理，再次增補《茗笈》內容。在格式上，仿科舉考試經史策論收入前人史評的「先儒名公姓氏」與其著作，改為「品茶姓氏」與其著作；在體例上，採類比方式將陸羽《茶經》列為經文，其他茶作為傳文，以類書方式匯集於各章，但未展現經文與傳文間的緊密關連。此一格式與體例使《茗笈》一方面看似「紛紜錯亂，殊不解其何意」，另一方面又「內容整潔，編排清楚，出處詳全」的茶作。事實上，其中多項摘引書名不正確，使它不像是出處詳全的茶作。《茗笈》自序中未提羅廩，可能造成兩人間的糾葛，當羅廩再刊《茶解》時，將屠本峻先前寫的敘置於跋與正文總論之後。

在進行的步驟上，本文首先從甬上屠氏家族來介紹屠本峻生平事跡。其次，從萬曆年間《茗笈》現存刊本中一些相關序跋和內容，列一個對照表，以供後續分析之用。接著，從《山林經濟籍》與相關文獻來分析《茗笈》的源起。第五節處理聞龍與羅廩對《茗笈》的激勵。第六節分析《茶解》對《茗笈》產生的衝激，使屠本峻心存與《茶解》競爭並超越它的想法，以及在格式或架構方面提出「品茶姓氏」與經傳格式的構想。第七節處理羅廩再刊《茶解》時所做的調整，反映兩人茶作間的糾葛。而後分析《茗笈》成書與出版的年代，認為現存萬曆年間《茗笈》刊本只存在兩種不同內容與序跋。結論闡明本文在茶史中的歷史意義。

二、甬上屠氏家族中的屠本峻

明中後期，屠氏是浙江鄞縣望族官宦世家。屠本峻的從祖父屠僑與屠徑兩位

21 竺濟法，〈晚明寧波四位茶書作者茶事及生平小考（續）〉，頁33。

堂兄弟，同為正德六年（1511）進士。屠僑（1480-1555），字安卿，號東州，任左都御史、吏部尚書。屠徑（1483-1526）官至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²² 父屠大山（1500-1579），字國望，號竹墟，嘉靖元年（1522）中舉，二年進士，知四川合州，山東承宣布政司左參政，累遷川湖總督。三十二年任南京兵部侍郎。次年遷應天巡撫兼提督軍務。²³ 因與倭寇交戰失利，罷歸。他與張時徹（1500-1577）、天一閣范欽（1506-1585）三人在鄞縣組「東山詩社」，人稱「東海三司馬」。²⁴ 萬曆七年（1579）過世，屠隆為其撰〈貞誠先生私謚議〉，肯定其一生貞誠。²⁵

屠本峻與小他一歲從祖父屠儻（1543-1605）互動密切。屠儻，字長卿，更名屠隆，又字緯真，別號赤水，²⁶ 又稱鴻苞居士，晚著《鴻苞》。²⁷ 誕生那夜，屠大山「嘗夜夢蒼龍入室，及旦起，先生適至，心益竒之。」他年幼時就被屠大山視為異才。²⁸ 屠儻曾易名龍。相傳應童子試時遭提學取笑，龍乃九五之尊，豈可屠耶？於是改名隆。²⁹ 萬曆五年進士，授安徽潁上知縣，遷江蘇青浦知縣。十年，升禮部儀部司主事，王世貞（1526-1590）撰〈青浦屠侯去思記〉。³⁰ 他在北京與喜愛戲曲的西寧侯宋世恩（？-1597）夫婦交往，在其家登場獻技。十二年，遭刑部主事俞識軒（1542-1595）³¹ 以屠隆與宋世恩夫人有私誣陷。兩人皆遭罷官革職。³²

屠隆在儀部豪放好客，萬曆十一年進士慈溪王萱（字季孺，1555-1586）有首長詩〈銷帶行屠長卿為儀部，即時相與交好者甚眾，邸中日為酒相勞也。郎俸廉橐，中裝且盡，至銷腰間銀帶，以供賓客。及長卿罷官都城，酒禁方嚴，予杜門

22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上海圖書館藏1919年既勤堂木刻活字印本），卷七，頁19b-20a、21b；（清）屠宗伊輯，《屠氏先世見聞錄》（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九年木活字印本），卷一，頁31b-32a。

23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七，頁43a。

24 （清）屠宗伊輯，《屠氏先世見聞錄》，卷二，頁5b。

25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二三，頁15a-16a。

26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七，頁25b。

27 （明）張應文，〈鴻苞居士傳〉，收入（明）屠隆，《鴻苞》（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茅長儀刻本）。屠玉衡為張應文女婿。

28 （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李鄴嗣傳編，〈禮部屠長卿先生隆〉，《甬上耆舊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4冊，頁368），卷一九。

29 （清）屠宗伊輯，《屠氏先世見聞錄》，卷一，頁31a-b。

30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2冊，頁748-750），卷五七。

31 （明）黃體仁，〈原任刑部主事俞識軒先生行狀〉，《四然齋藏稿》（臺南：莊嚴文化，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82冊，頁692），卷八。

32 （明）沈德符，〈曇花記〉，《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二五，頁644-645。

者，月餘矣。追憶往事，作此紀之），反映他以酒待客，甚至阮囊羞赧到要銷帶購酒。直到中年罷官歸里，才有所約束。³³ 王萱英年早逝，萬曆十七年屠本峻刊刻《王太史季孺詩草》。

屠本峻，字紹翮，又字田叔，號漢陂、桃花漁父，晚自號憇先生、翮叟。生於嘉靖二十一年九月初二寅時，卒於天啟二年十月初一戌時。³⁴ 自幼即異於常人，十六、七歲攻古詩。嘉靖四十三年李猶將李夢陽（字空同，1472-？）六十多卷的《空同先生集》輯為《空同精華集》三卷。次年（乙丑，1565）夏，屠本峻將其付梓，沈明臣（1518-1596）與倪珣公合撰〈敘刻畧〉。³⁵

屠大山雖在嘉靖晚期罷歸，屠本峻因父親功績入仕，時間可能在嘉靖末期到隆慶年間，不晚於隆慶六年（壬申，1572）。在〈集易防序〉中，屠本峻自述，「隆慶壬申，予在京師，為親知密友所擠，雖彎弓而得不下石。」³⁶ 他初「授刑部檢校」。³⁷ 稍後任太常寺典簿，「撰《太常典錄》，記國家郊祀大典，時比諸唐王涇《郊祀錄》，宋文彥博《大饗明堂記》」。³⁸ 後遷南禮部郎中。二十年任兩淮鹽運同知，二十二年遷福建鹽運同知。³⁹ 在福建任內，屠本峻「以廉白自持。政暇起祠烏石山，祀諸先賢，立社學水口，以教子弟受經者三年。」⁴⁰ 其間曾應太常寺少卿余寅（1519-1595）之請，撰《閩中海錯疏》。余寅，字君房，晚年改字僧杲，鄞縣人。萬曆八年進士。屠大山過世後，屠本峻請他撰寫行狀。⁴¹ 萬曆二十四年刊刻《閩中海錯疏》時，⁴² 余寅已過世。他對詩情有所鍾，將漢到唐的古詩選輯為《情采編》，在福建任內刊刻。⁴³

在福建任官三年後，屠本峻擢湖廣辰州知府，以寬仁治理，為民喜愛。立規禁

33（明）王萱，《王太史季孺詩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屠本峻刻本），頁11a-12b。

34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八，頁25b。

35（明）李夢陽撰，李猶輯，《空同精華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屠本峻刻本）。

36（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244。

37（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李鄴嗣傳編，《甬上者舊詩》，頁390。

38（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李鄴嗣傳編，《甬上者舊詩》，頁390。

39（明）楊洵、陸君弼等纂修，《〔萬曆〕揚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1996，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25冊，頁201），卷一二。

40（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李鄴嗣傳編，《甬上者舊詩》，頁390。

41（明）余寅，〈明故奉詔致仕前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墟屠公行狀〉，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二三，頁1a-5b。

42（明）屠本峻，《閩中海錯疏》（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丙申（1596）閩中刊本）。

43（明）屠本峻輯，《情采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自刻本）。

止殺牛，有位家貧的唐生，謊報牛猝死，請求賣牛肉以糊口。屠本峻以己俸買下這頭牛，交給下屬照顧。二十八年正月，播州（今貴州遵義）楊應龍（1551-1600）起兵。二月，皮林苗人吳國佐亦藉機起事。在平亂過程中，屠本峻負責糧餉運輸有功。⁴⁴翌年，因他「不善事上官」，遭人以他喜歡熱鬧生活為由，「中考功法免」，⁴⁵罷歸：

而先生願以喜客，門外車騎交錯，後堂日置酒。當事聞之不喜，乃移書先生父執，謂田叔家有園亭絲竹，足樂賓客，此吏事不足苦。田叔竟罷。⁴⁶

二十九年，屠本峻離開辰州時，地方父老牽著他先前買下的牛相送，時人繪製「辰陽留犢圖」。⁴⁷對他而言，罷官是人生的重大挫折，乃在易學中吸取經驗，雖不及預防，仍可為未來借鑑：

萬曆辛丑，予守辰陽，為同僚同鄉所陷，雖下井而得樂考盤。初讀洪景盧集易……繼誦柴載卿集易……於是總名《集易防匪》。但過去曾防，亦惟見在可範，則知將來可鑒矣。屠本峻識。⁴⁸

引文中的「考盤」或為「考槃」，語出《詩經·考槃》，意指在山澗廬居的隱士，以寬廣胸懷，扣槃而歌。⁴⁹「考槃」或與當時已退隱「山林」的屠隆有關，因為他有本書名為《考槃餘事》。⁵⁰質言之，雖然甬下屠氏家族中屠隆與屠本峻兩人在萬曆年間先後罷歸鄉里的原因不同，他們因故不得服務於「鐘鼎」，乃悠遊於「山林」。兩人先後經歷《詩經·考槃》的情境，分別反映在《考槃餘事》與《山林經濟籍》中。

三、《山林經濟籍》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 與《茗笈》有關序跋的對照

在現存五個萬曆《茗笈》刊本中，（2）至（5）都源自徐燊（1570-1642）在萬

44（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李鄴嗣傳編，《甬上耆舊詩》，頁390。

45（明）王稗登，〈屠田叔先生生壙表時年七十〉，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二三，頁25a-26a。

46（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李鄴嗣傳編，《甬上耆舊詩》，頁390。

47（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李鄴嗣傳編，《甬上耆舊詩》，頁390。

48（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集易防序〉，《山林經濟籍》，頁244。

49（漢）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衛風〉、〈考槃〉，《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20-221。

50（明）屠隆，《陳眉公考槃餘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85冊）。

曆三十九年撰序後的刊本，內容相同，本文末節將分析此點。為了釐清《茗笈》在萬曆年間的起源、發展、成書與出版，筆者擬以屠本峻編《山林經濟籍》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存在著一些與《茗笈》發展有關的訊息，進行分析，並將二書中相關序跋列為一個對照表，以供後續分析之用。

(一)《山林經濟籍》中有關的序跋

以屠本峻為名編纂的《山林經濟籍》有兩個不同版本：一為屠隆寫序，其中提到「吾宗田叔，博雅宏通，鑒裁玄朗，因集是編。」此書可能為圖銷售，而偽託二人之名。⁵¹真正由屠本峻編的《山林經濟籍》，共有二十四卷，分為山、林、經、濟、籍等五部，《茗笈》屬於濟部，為卷十三第十七。⁵²第一至一二卷皆有「甬東屠本峻幽叟編次、後學柴懋賢士德校訂」，第一三卷將「編次」改為「編輯」，第一四至二四卷又改為「編纂」。整體而言，此書的分工係由屠本峻編次、編輯或編纂，柴懋賢校訂。

《山林經濟籍》與《茗笈》直接有關的是卷一三中的屠本峻〈茗笈序〉(ca. 1610)，還有多篇間接相關的序，其中最早的是王嗣爽〈山林經濟籍序〉(丁未，1607)，接著是卷一的屠本峻〈敘籍原起〉(1608)，再來為沈泰沖〈山林經濟籍序〉(己酉，1609)，以及李維楨(1547-1626)〈山林經濟籍序〉(ca. 1613)與柴懋賢〈山林經濟籍序〉(癸丑，1613)等等。換言之，此書從萬曆丁未到癸丑，歷時七年才完成。接近完成時，才由柴懋賢將書稿帶到南京請李維楨寫序。此外，還有一篇屠玉衡〈山林經濟籍序〉，不像其他的〈山林經濟籍序〉被安置於目錄之前，獨有它出現在書中，⁵³原因不詳，時間應早於1613年。以下介紹各序作者及其與屠本峻的關係。

王嗣爽(1566-1648)，字右仲，號於越，鄞縣人。萬曆二十八年舉人。歷任浙江黃岩縣、宣平縣與龍泉縣教諭。⁵⁴崇禎年間任涪州州牧。萬曆乙卯(1615)，他

51 (明)屠隆，〈山林經濟籍序〉，見(明)屠本峻編，《山林經濟籍》(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屠隆之序，屠本峻之名，則並出偽託也。」見臺北國家圖書館古籍檢索系統網頁簡述。以下皆指(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

52 《山林經濟籍》的「濟部目錄」中記為「十三卷茗笈第十七」，次頁誤刻為「茗笈第十三」。(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314-315。

53 (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178。

54 (清)張豫章等奉敕編，〈姓名爵裏五〉，《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42冊，頁86)；(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9-526冊，頁633、47-48)，卷一四〇、卷一八〇。

為屠本峻寫生狀，⁵⁵ 兩人關係不同尋常。

沈泰沖，字靜然，號玄抱，鄞縣人。萬曆二十二年中舉。後改名沈鳳超，字可凡。⁵⁶ 四十一年進士，⁵⁷ 任海陽知縣，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從泰字輩來看，他或許與鄞縣沈家有親戚關係。沈家當時以沈一貫（1531-1615）最有名。屠家與沈家結婚，屠本峻與黃氏生的五女招姬，初許沈一貫子泰淵，不幸早殤，後適范大遠。⁵⁸ 屠本峻與次室張氏生的二女瑞姬，適沈一貫姪泰潤。⁵⁹ 當無用法師與普陀潤渠師分別朝禮拜五臺山時，沈鳳超贈詩《送無用法師禮五台歌》與《送普陀潤渠師自長安禮五台》。他與傳燈大師（1554-1628）有來往。⁶⁰ 沈泰沖為屠隆《娑羅園清語》撰序，收入《山林經濟籍》中，⁶¹ 顯示他與屠隆和屠本峻熟識。

屠玉衡（1581-1654）為屠隆次子，屠本峻從叔，郡庠生。本名大誠，更名一衡，後名玉衡，字仲椒，號紫玄，又號遙真。⁶² 胡文學稱其詩「為近體詩，秀色欲掩其父。」⁶³ 除了〈山林經濟籍序〉，《山林經濟籍》有些屠玉衡按語與序，如〈讀書十六觀第十一〉末有段〈演讀書觀〉。⁶⁴ 卷二四開始處，有篇屠隆〈霞爽閣空言敘〉，接著是屠本峻〈霞爽閣空言上〉、〈霞爽閣空言中〉與〈霞爽閣空言下〉，最後是屠一衡〈霞爽閣空言後序〉，從「家田叔者，藝林詰匠也……」，轉到「俾家大人《娑羅〔園〕清語》不得獨擅醍醐，方陸士衡排偶連珠，行且共垂雲霄矣。屠一衡仲椒撰。」⁶⁵ 反映在參與《山林經濟籍》過程中，他曾使用屠玉衡與屠一衡兩個名字。

李維楨，字本寧，號大泌山人，京山人。隆慶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時，

55 (明)王嗣爽，〈漢陂先生生狀〉，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二三，頁27a-29a。

56 (清)江文澤修，聞性道纂，《〔康熙〕鄞縣志》(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頁1058)；(清)曹秉仁纂，《〔雍正〕寧波府志》(清雍正十一年刻乾隆六年補刻本，頁1244)。

57 (清)曹秉仁纂，《〔雍正〕寧波府志》，頁1260。

58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八，頁25b-26a。

59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八，頁26a。

60 林一鑾，《明幽溪傳燈(1554-1628)大師之研究》(臺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61 (明)沈泰沖，〈娑羅園清語序〉，(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387。

62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七，頁48b。

63 (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李鄴嗣傳編，《甬上耆舊詩》，頁600。

64 「雲間陳仲醇有讀書觀，家幽篁演之……屠一衡記。」(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255。

65 (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391-398(特別是頁398)。

以博聞強記聞名。官至禮部尚書。他被王世貞選為晚明「末五子」之一，在文壇上名垂四十年，有其地位與影響。不過，他的文章頗多率意應酬之作，〈山林經濟籍序〉可能是其中的一篇。

柴懋賢，字士德，鄞縣人。《鄞縣志》收有他的〈寄題補陀〉詩。⁶⁶ 從事書籍校訂與出版刊刻工作，除了《山林經濟籍》以外，還刊刻柴經《中丞松洲柴公遺稿一卷》。⁶⁷

(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茗笈》有關的序跋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茗笈》有八篇序與相關資訊：屠本峻〈茗笈序〉(ca. 1610)、薛岡〈茗笈序〉(1610)、范大遠跋(1610)，王嗣爽、范汝梓、陳鏐、屠玉衡各有一篇〈茗笈品藻〉(1610)，以及徐燭〈茗笈序〉(1611)。先前已介紹王嗣爽與屠玉衡，不再贅述。

薛岡(1560-?)，字千仞，初字伯起，⁶⁸ 鄞縣人。未取得功名，但「少辟地客長安，為新進士代作考館文字，每得與選，因有盛名。」⁶⁹ 根據鄞縣李文胤(1622-1680)所述，「千仞年八十，集其平生元旦除夕詩為一卷，起萬歷庚辰，至崇禎庚辰。身為太平詞客，六十年名重天下，亦盛事也。」⁷⁰ 他生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崇禎十三年(庚辰，1640)年八十，推知他仍在世。萬曆庚戌(1610)他為屠本峻寫〈茗笈序〉時，年逾半百。《山林經濟籍》中收有薛岡寫給屠隆的一首詩，⁷¹ 反映他與屠隆和屠本峻都有來往。著《天爵堂文集》，薛三省與范汝梓為他撰〈天爵堂集序〉。⁷²

范氏是鄞縣望族，與屠氏有姻親關係。依據范氏宗譜，范欽、范大遠與范汝梓都出自十四世范訢。范訢(1450-1516)字成甫，號養晦，江西德興縣訓導。有

66 (清)裘璉，《南海普陀山志》，(臺南：莊嚴文化，199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39冊，頁153)，卷一三。

67 (明)柴經撰，《中丞松洲柴公遺稿一卷》(明柴懋賢刻本)。

68 (明)李維楨，〈天爵堂集序〉，見(明)薛岡，《天爵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未收書輯刊，6輯25冊，頁446)。李維楨〈天爵堂集序〉寫於天啟甲子，顯示1624年左右已完成《天爵堂文集》。

69 (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頁48。

70 (清)朱彝尊選編，《明詩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9-1460冊)，卷七〇，頁25b。

71 (明)薛岡，〈薛千仞貽屠田叔中秋西閣看月帖〉，(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205。

72 (明)薛岡，《天爵堂文集》，頁449-451。

璧、琚、瑄、璟四子。⁷³ 長子范璧（1480-1554），字伯瑞，號西疇，有鏞、欽、鈞三子，因次子欽而貴。⁷⁴ 范欽為十六世。屠本峻有位異母的姐妹與范欽子光祿寺署丞范大冲（1540-1602）結婚。⁷⁵ 范大遠（1574-？）字孺器，號縣圃，為范瑄三子范鈞的獨子，屬於第十七世，任光祿寺署丞。⁷⁶ 屠本峻第五位女兒招姬，初許沈一貫子泰淵，因其早殤，後嫁范大遠，⁷⁷ 屠本峻是范大遠的外舅，也就是岳父。十八世的范汝梓則為范鏞的四子范大濩（1537-1597）的次子。⁷⁸ 依此，范大遠是范欽的侄子，范汝梓又是范大遠的侄子。屠本峻不但請范大遠為《茗笈》寫跋，也請范汝梓撰寫品藻。范汝梓字君材，萬曆甲辰（1604）進士，授工部主事。因謫四川西陽宣撫司，⁷⁹ 歸返鄞縣，拜訪屠本峻時，獲示《茗笈》。閱讀後，寫此書的品藻。⁸⁰

陳鏞字宣遠，鄞縣人。著〈覽勝玲〉。⁸¹ 《〔康熙〕鄞縣誌》收有他在響巖的歌與禪巖的詩。⁸²

徐燭是屠本峻在萬曆中任福建運鹽司同知時的好友。當時徐燭每過其衙門，輒具茗椀相對，品隲古人文章詞賦，不及其他。茗盡而談，未竟必令童子數燃鼎繼之，率以為常。而先生亦賞予雅通茗事，喜與語且喜與啜。凡天下奇名異品，無不烹試，定其優劣。⁸³

他的姐姐是謝肇淛（1567-1624）的繼母。萬曆三十九年，謝肇淛由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轉任都水司郎中，外派張秋，專門處理北河督導。該年他由北京回福建，帶本《茗笈》給徐燭，那時徐燭與屠本峻兩人已分別十五年。「與先生別十五載，而謝在杭自燕歸，出《茗笈》。」徐燭閱讀後，就寫了一篇序，時間為「萬曆辛亥年秋日晉

73（清）范廷臣等纂修，《鄞西范氏世系族譜》（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頁22b-23a。

74（清）范廷臣等纂修，《鄞西范氏世系族譜》，頁33a。

75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七，頁43b；（清）范廷臣等纂修，《鄞西范氏世系族譜》，頁64a。

76（清）范廷臣等纂修，《鄞西范氏世系族譜》，頁80a。

77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八，頁26a；（清）范廷臣等纂修，《鄞西范氏世系族譜》，頁80a。

78（明）范大濩纂修，范盈燾重訂，《四明范氏宗譜》稿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范廷臣等纂修，《鄞西范氏世系族譜》，頁65a。

79（清）張豫章等奉敕編，〈姓名爵裏六〉，《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頁89。

80「予謫歸，過幽叟，出《茗笈》相視。」（明）屠本峻，《茗笈》，頁760。

81（清）江文澤修，聞性道纂，《〔康熙〕鄞縣誌》，頁2236。

82（清）江文澤修，聞性道纂，《〔康熙〕鄞縣誌》，頁490、493。

83（明）徐燭，〈茗笈序〉，（明）屠本峻，《茗笈》，頁743。

安徐焞與公書」，它看來不像是出自屠本峻之託而寫。⁸⁴

茲將《山林經濟籍》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茗笈》有關序跋等資料列為一對照表（見表一），以供下列各節分析之用。

表一 萬曆年間兩個《茗笈》現存印本中相關的序跋對照

《山林經濟籍》與其中《茗笈》的序跋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茗笈》的序跋
王嗣爽〈山林經濟籍序〉（1607）	
屠本峻〈敘籍原起〉（1608）	
沈泰沖〈山林經濟籍序〉（1609）	
屠玉衡〈山林經濟籍序〉（？）	
屠本峻〈茗笈序〉（ca.1610）	屠本峻〈茗笈序〉（ca.1610）
	薛岡〈茗笈序〉（1610）
	范大遠跋（1610）
	王嗣爽、范汝梓、陳鏞、屠玉衡各有一篇〈茗笈品藻〉（1610）
	徐火勃〈茗笈序〉（1611）
李維楨〈山林經濟籍序〉（ca. 1613）	
柴懋賢〈山林經濟籍序〉（1613）	

由於《山林經濟籍》中最早的序時間較早，顯示該書的起源較早，因此我們就由它談起。

四、《山林經濟籍·敘籍原起》中《茗笈》的最初構想

《山林經濟籍》卷一有篇〈敘籍原起〉，說明當時撰寫《茗笈》的要旨，以及它在萬曆年間的起源：

煮茗焚香，高論未已，烹葵邀客，玄談轉清，豈惟滓穢外祛，抑亦靈根內滌，紀《茗笈》第十七。⁸⁵

引文反映當時屠本峻是在品茶的脈絡中，撰寫《茗笈》，旨在記錄與朋友煮茶茗香，高談清論，清滌靈根，未提參考、引用或改寫其他茶書內容，遑論編一部輯集

84（明）徐焞，〈茗笈序〉，（明）屠本峻，《茗笈》，頁743。

85（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敘籍原起〉，《山林經濟籍》，頁173-174。

類茶書。質言之，嗜茶的屠本峻最初撰寫《茗笈》的構想在讚賞品茶，而不是探究茶理。

在現存萬曆本《茗笈》中，合於「煮茗焚香，高論未已，烹葵邀客，玄談轉清」的，就是緊接在序後的「南山有茶十章」，每章四句。起始有句說明：「南山有茶，美茗笈也。醒心之膏液，砭俗之鼓吹，是故詠之。」

南山有茶，天雲卿只。采采人文，笈筭人可。一章
有經有譜，有記有品。察錄解笈，說評斯盡。二章
適原得地，乘時揆制。藏茗勛高，品泉論細。三章
……

〈敘籍原起〉末尾記載「萬曆戊申修禊日，屠本峻書於人倫堂」，顯示屠本峻在萬曆三十六年（戊申，1608）農曆三月三日完成這篇說明《山林經濟籍》源起的文章，而張如安據以認為《茗笈》成書不晚於萬曆三十六年。⁸⁶ 筆者認為，我們可將「萬曆戊申修禊日」視為〈敘籍原起〉撰寫的日期，將前引文提到《茗笈》的構想視為是它的起源，但是不可僅憑此一日期，就認為它是《茗笈》完稿日，更何況《茗笈》的成書還涉及來自聞龍與羅廩的衝激與影響。

五、聞龍與羅廩的衝激與影響

聞龍與羅廩是兩位愛茶的隱士，他們基於各自對茶的實踐經驗撰寫茶書，⁸⁷ 先後影響屠本峻兩度增補《茗笈》內容。本節先分析他們對屠本峻《茗笈》的衝激，下一節聚焦於屠本峻折衷下的《茗笈》。

（一）聞龍的衝激與影響

根據屠本峻〈茗笈序〉所述，《茗笈》不但與他愛茶的嗜好有關，還與同好聞龍（1551-1631）關聯密切。某日他探訪聞龍，見其書架上一些論茶作品，乃採用其中一些雋永者，納入《茗笈》中。

不佞生也愁，無所嗜好，獨于茗不能忘情。偶探友人聞隱鱗，架上得諸家論茶書，有會于心，採其雋永者，著于篇名曰《茗笈》。⁸⁸

86 張如安，〈〈明代五種茶書成書年代補正〉商兌〉，頁 220。

87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 447。

88（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 315。

聞龍本名繼龍，出自鄞縣聞氏望族，居鄞西石馬塘。從祖父聞澤，字美中，正德年間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祖父聞淵（1480-1563），字定夫，又字靜中，號石塘。弘治十七年（1504）他與屠本峻從祖父屠僑同年中舉，翌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辭官後退居天一閣旁馬衙街天官第。⁸⁹屠僑七十歲壽，聞淵為好友撰〈東洲先生七十壽序〉。⁹⁰

父聞思尹（1525-1600），郡廩生，入太學，蔭中書舍人。⁹¹聞繼龍為次子，過繼給叔叔聞思憲（1531-1576）。聞思憲，郡廩生，入太學，授光祿寺監事。⁹²聞龍，字隱鱗，初字仲連，號飛遜，生於明嘉靖三十年，卒於崇禎四年。⁹³屠氏與聞氏兩家頗多來往，存在多項姻親關係。聞淵長女嫁屠太宰孫大文（1506-1528），⁹⁴屠大年次室劉氏生女適郎中聞源子庠生思安，⁹⁵屠本峻有個姐妹嫁給聞淵五子聞思治。⁹⁶屠本峻子維霖，娶聞龍的堂兄弟光祿監事聞繼美之女。⁹⁷聞龍娶屠大雅（1527-1608）長女（1553-1629）為妻。⁹⁸

《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記載聞龍「博學隱居，屢徵不仕」。⁹⁹萬國鼎（1897-1963）認為聞龍於1630年前後撰《茶箋》，因此而推論他於「崇禎時舉賢良方正，堅辭不就」，¹⁰⁰鄭培凱與朱自振判斷不可能是崇禎時期。¹⁰¹大抵而言，聞龍愛好山

89 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1922年追遠堂木活字本），卷一三，頁1a；竺濟法，〈晚明寧波四位茶書作者茶事及生平小考（續）〉，頁32。

90（明）聞淵，〈東洲先生七十壽序〉，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二八，頁13a-14a。

91 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卷一三，頁3a；竺濟法，〈晚明寧波四位茶書作者茶事及生平小考（續）〉，頁32。

92 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卷一三，頁3a-4b。

93 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卷一三，頁8b。

94 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卷一三，頁2a，4b；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七，頁40a。

95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七，頁41a；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卷一四，頁7a。

96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七，頁43a-b；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卷一三，頁4b。

97（明）王世貞，〈明通議大夫兵部右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墟屠公墓誌銘〉，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二三，頁9a；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卷一三，頁6b-7a；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八，頁64a。

98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卷七，頁41b；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卷一三，頁8b。

99 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卷一五，頁12b。萬國鼎持類似看法。

100 萬國鼎，〈茶書總目提要〉，頁65。

101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449。

水自然，隱逸人間。屠隆認為他「作天際真人，想其風格可見也。」¹⁰² 聞龍與天臺宗大師傳燈交往甚深。傳燈，俗姓葉，字無盡，別號有門，出家浙江天臺縣東北的幽溪道場，也就是高明寺。萬曆十五年主持高明寺，常應邀出外講經，與屠隆與聞龍等交往甚深。¹⁰³ 屠隆為其編《天臺山方外志》寫序。¹⁰⁴ 應聞龍之請，傳燈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完成《淨土生無生論》，聞龍為此書撰序。¹⁰⁵

聞龍有一詩集《行藥吟》，於萬曆庚子（1600）自刻，記載當時他久病十年，「自庚寅至今，皆服散之日也。都名行藥，未遑更焉。」在屠本峻等人的建議下，乃將這段期間的詩集結成冊，取名《行藥吟》。¹⁰⁶ 書中反映當時他交往的朋友，有許多是大師、法師與上人等修道的朋友。當屠本峻遷辰州時，聞龍撰〈送田叔守辰州〉相送。¹⁰⁷ 其中有幾首詩提到薛岡，包括〈送千仞遊燕三首〉與〈寄千仞〉。¹⁰⁸ 薛岡還為此書寫序。

屠本峻〈茗笈序〉所述拜訪聞龍的時間應晚於《山林經濟籍·敘籍原起》完成的「萬曆戊申修禊日」。當他看到聞龍書架上一些茶作，其中可能包括聞龍進行中的《茶箋》，¹⁰⁹ 對其中「有會于心」者，乃「採其雋永者」，將其納入《茗笈》中，著手調整內容。其後又有有來自羅廩的衝激與影響。

（二）羅廩的衝激與影響

萬曆三十七年端陽日以前，羅廩請屠本峻幫《茶解》寫序，引起屠本峻再次將《茗笈》進行修正與補充。

羅廩來自浙江慈溪（今寧波江北區慈城鎮）羅氏學前支。曾祖父羅信佳，字邦彥，明成化丙戌（1466）進士，授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祖父羅縉（1463-1515），字薦卿，號素菴，弘治壬戌（1502）進士，歷湖廣道監察御史、廣東按察司海道

102（明）屠隆，〈至孝聞隱鱗先生龍〉，（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李鄴嗣傳編，《甬上耆舊詩》，頁494。

103 謝伯洲，《幽溪傳燈《淨土生無生論》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20-21。

104 謝伯洲，《幽溪傳燈《淨土生無生論》研究》，頁34-35。

105 謝伯洲，《幽溪傳燈《淨土生無生論》研究》，頁39-40。

106（明）聞龍，〈行藥吟自序〉，《行藥吟》（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庚子自刻本）。

107（明）聞龍，《行藥吟》，頁23a。

108（明）聞龍，《行藥吟》，頁15a-b，28a。

109 竺濟法，〈晚明寧波四位茶書作者茶事及生平小考（續）〉，頁33。

副使。¹¹⁰ 父羅瑞（1500-1566），字景祥，別號雙浦，生於「弘治庚申四月二十有四日。」由制貢授南京西城兵馬司。¹¹¹ 屠本峻的從祖父屠僑與羅縉是老友，在羅瑞出任南京時，撰詩〈送雙浦公任南都〉相送，顯示兩家間早有來往：

青驄猷記昔年遊，鶴髮相看四十秋。余初試御史時，君尊甫已為道長，計今四十年最喜故人今有子，獨憐老我未歸舟。平生屢見傳家操，一命還存濟世謀。好去忠勤崇令德，芳聲期不愧前修。¹¹²

羅瑞十九歲時娶長他一歲葛氏（1499-1573）為妻，五十四歲時側室王氏生子羅廩。羅瑞為官清廉，個性耿直，得罪權貴，調涿州同知。因病辭官，嘉靖丙寅十月死於天津返家舟中，享年六十有七。當時羅廩十四歲，隨侍在側。由此推得他生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羅廩又名「國書，字君舉，改字高君，號飡英，別號烟客，……邑庠生，以善書名世。」¹¹³ 明末書法家與隱士。著有《羅高君集》，其中收有〈聞杜鵑寄屠緯真、張成叔、季之文〉與〈送屠田叔移南都水部郎〉兩首詩，¹¹⁴ 反映羅廩與屠隆和屠本峻有交往。他的詩反映山林生活。

羅廩喜嗜茶，著《茶解》一書，最早的刊本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中有屠本峻於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端陽日完成的跋：

羅高君性嗜茶，於茶理有縣解，讀書中隱山，手著一編，曰《茶解》云。書凡十目：一之原其茶所自出，二之品其茶色味香，三之程其蕝植高低，四之定其採摘時候，五之摭其法製焙炒，六之辨其收藏涼燥，七之評其點滄緩急，八之明其水泉甘冽，九之禁其酒果腥穢，十之約其器皿精粗。為條凡若干，而茶勛於是乎勒銘矣。其論審而確也，其詞簡而覈也，以斯解茶，非眠雲跂石，人不能領略。高君自述曰：「山堂夜坐，汲泉烹茗，至水火相戰，儼聽松濤，傾瀉入杯，雲光激灑。此時幽趣，未易與俗人言者。」其致可挹矣。初，予得《茶經》、《茶譜》、《茶疏》、《泉品》等書，今于《茶解》而合璧之。讀者口津津，而聽者風習習。渴悶既涓，榮衛斯暢。予友聞隱鱗，性通茶靈，早有季疵之癖，晚悟禪機，正對趙州之鋒，

110 羅國榮、羅賢贊纂修，〈中順大夫廣東按察使羅縉神道碑〉，《慈谿羅氏宗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1923年嘉德堂活字本），卷二三，頁13b；〈學前支行傳〉，卷二四，頁3b。

111 羅國榮、羅賢贊纂修，〈學前支行傳〉，《慈谿羅氏宗譜》，卷二四，頁4b。

112 羅國榮、羅賢贊纂修，〈送雙浦公任南都〉，《慈谿羅氏宗譜》，卷二三，頁64a。

113 羅國榮、羅賢贊纂修，〈學前支行傳〉，《慈谿羅氏宗譜》，卷二四，頁8b。

114（明）羅廩，《羅高君集》（浙江圖書館藏本）。

方與袁輯《茗笈》，持此示之，隱鱗印可，曰：「斯足以為政於山林矣。」
萬曆己酉歲端陽日，友人屠本峻撰。¹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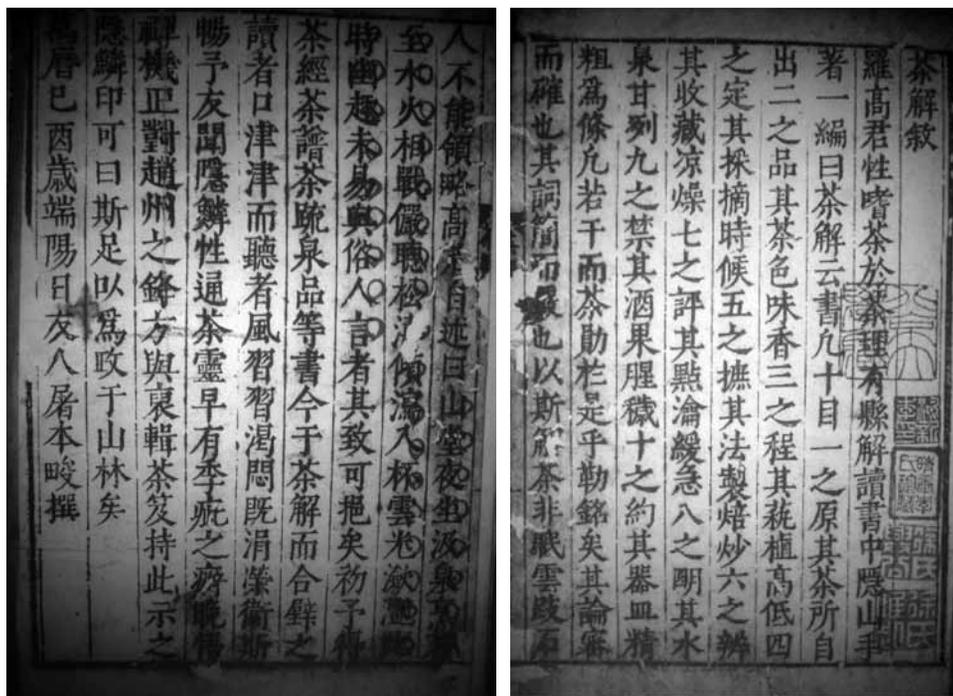


圖1 羅廬《茶解》中的屠本峻〈茶解敘〉

這段引文含有多項訊息。第一，羅廩嗜茶，對茶理有高明見解。其次，他在慈溪中隱山隱居讀書、種茶與汲水，完成一本名為《茶解》的茶作。此書內容分為十部份。第三，他有相當獨特的山居夜間汲泉烹茶的經驗。第四，屠本峻指出，最初他從聞龍處看到一些茶書，而後在補充《茗笈》時，手邊已有陸羽《茶經》、蔡襄《茶錄》（誤為《茶譜》）、許次紆《茶疏》、葉清臣《述煮茶泉品》等書，但是在看到《茶解》後，覺得《茗笈》似乎尚不夠完整。第五，屠本峻正在彙輯《茶笈》，他感到先前所見的一些茶書與《茶解》可以璧合。換言之，在萬曆三十七年閱讀《茶解》後，他試著藉此書來統合先前所參考的茶作。第六，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好友聞龍。聞龍很早就有茶癖，此時已悟禪機，對茶性靈通。屠本峻乃將《茶解》

115 (明)屠本峻，〈茶解敘〉，收入(明)羅廬，《茶解》(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拿給聞龍看，不但獲得聞龍的認可，還肯定它可為政於山林。

從屠本峻為《茶解》寫的序來看，萬曆三十七年端陽日時，聞龍《茶箋》或已完成。那時《茗笈》仍未定稿，出現了一本在茶理方面有高明見解的《茶解》，對屠本峻產生又一次的衝激與影響。於是他再度著手調整《茗笈》內容與架構，蒐集與參考更多茶書，將它們與作者列入「品茶姓氏」中，依時序來看，最後的兩位就是羅廩與聞龍。

六、再度調整的《茗笈》

在聞龍與羅廩對茶的經驗與茶理的衝激下，屠本峻兩度增補與調整《茗笈》內容，將兩人茶作與諸多茶書部份內容納入《茗笈》中。《茶箋》目前留存十段內容，缺乏明顯的結構，內容偏向實踐經驗的介紹與描述。相對地，《茶解》為一本有結構與茶理的作品，除總論外，有原、品、藝、採、製、藏、烹、水、禁、器等十目，涵括茶葉產地、色香味、栽培方法、採摘方法、製茶方法、收藏方法、烹茶方法、用水問題與使用器皿等，其論斷與描述切實。¹¹⁶ 加上屠本峻與聞龍都認可《茶解》，它對《茗笈》產生的影響較大，或使屠本峻於萬曆三十八年改變與調整《茗笈》的格式。

（一）《茗笈》在格式上的調整

在羅廩《茶解》衝激下，屠本峻再次增補與調整《茗笈》，在體例與格式上產生兩項相互關聯的新穎之處。

第一，他列了一份十八人的「品茶姓氏」名單與其茶作。如果我們參考歷代茶書彙編，不難發現先前茶書中未曾有出現過「品茶姓氏」。於是，我們要問：這個頗新的格式從何而來？

筆者認為，屠本峻的構想可能來自為科舉考試而編纂的史評書籍。宋代對上古史的興趣，開始在關於洪荒或開闢年代方面加入史評。為了幫助學子們準備科舉考試，特別是從經史來回答的論與策，學者在編纂史書中，收入前人對歷史的評語，並在書中列出參考著作的先儒名公與其著作。¹¹⁷ 譬如，袁黃（1533-1606）《歷史綱

116 萬國鼎，〈茶書總目提要〉，頁 55。

117 徐光台，〈東林人士熊明遇否定耶穌會士主張中國人為諾亞後裔〉，《Sino-Christian Studies 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9 期（2010），頁 179。

鑑補》與鍾惺（1574-1624）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中，都列有「先儒名公姓氏」名單與其著作。¹¹⁸進士出身的屠本峻，對此一格式並不陌生，或將它借用到增補與調整的《茗笈》中，改稱為「品茶姓氏」。在正文中摘引「品茶姓氏」與其茶作內容，明確標示引文的出處，這也是先前茶作中未曾有過的。

其次，在編排的體例方面，屠本峻試圖模仿經傳傳統，將陸羽《茶經》內容視為經文，其他茶作內文歸為傳文，納入各章中。

從最初構想的「煮茗焚香，高論未已，烹葵邀客，玄談轉清」，經過聞龍書「架上得諸家論茶書，有會于心，採其雋永者」，最後在閱讀《茶解》後，「今于《茶解》而合璧之」。至於如何合璧，雖然屠本峻沒有明白表述，我們可以從「合璧」來推論其中涉及體例方面的問題。

在《茶解》的〈總論〉中，羅廩指出茶中有其玄妙之理，並以其自身從小就愛好茶，並親身造訪產名茶之地，有了經歷與體會後，在十七世紀初年開始在中隱山南麓栽種與培製茶：

茶通僊靈，久服能令昇舉，然蘊有妙理，非深知篤好，不能得其當。蓋知深斯鑒別精，篤好斯修製力。余自兒時性喜茶，顧名品不易得，得亦不常有，迺周游產茶之地，採其法制，參互攷訂，深有所會。遂于中隱山陽，栽植培灌，茲且十年。春夏之交，手為摘製，聊足供齋頭烹啜。論其品格，當雁行虎丘，因思制度有古人意慮所不到，而今始精備者。……余嘗謂茶酒二事，至今日可稱精妙。前無古人，此亦可與深知者道耳。¹¹⁹

接著，在〈原〉中，一開始就提陸羽。次段始自「《經》云」，也就是根據陸羽《茶經》，改寫其文：

《經》云：一茶，二檟，三菝，四茗，五苻，精粗不同，總之皆茶也。¹²⁰

第三段則從傳統典籍來反映茶這個字的古字義與用法：

茶，六書作茶，《爾雅》、《本草》、《漢書》、茶陵俱作茶。《爾雅註》云：「樹如梔子」是已。而謂冬生葉，可煮作羹飲，其故難曉。¹²¹

118（明）袁黃編纂，《鼎錕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67-68冊）；（明）鍾惺訂正，《鼎鏗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65冊）。

119（明）羅廩，《茶解》，頁1a-2a。

120（明）羅廩，《茶解》，頁2b。「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菝、四曰茗、五曰苻。」（唐）陸羽，《茶經》，收入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8。

121（明）羅廩，《茶解》，頁3a。

茶陵指今湖南茶陵縣，是西漢長沙國十三個屬縣之一，茶陵是西漢茶陵侯劉沂的封地，俗稱茶王城。

此外，書中還有兩處提到陸羽《茶經》。在〈藝〉中，他先表述自己的看法，「種茶地宜高燥而沃土，沃則產茶自佳。」接著，相當簡略地改寫《茶經》內文，並加以批評：

《經》云，生爛石者上，土者下。野者上，園者次。恐不然。¹²²

其地，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黃土。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法如種瓜，三歲可采。野者上，園者次。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葉卷上，葉舒次。陰山坡穀者，不款項堪采掇，性凝滯，結瘕疾。¹²³

在〈烹〉中，他先表述自己的看法，「名茶宜淪以名泉。先令火熾，始置湯壺，急扇令涌沸，則湯嫩而茶色亦嫩。」接著，仍然相當簡略地改寫《茶經》內文，並加以批評：

《茶經》云，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沿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過此則湯老不堪用。¹²⁴

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¹²⁵

書中還特別介紹他對羅芥茶的推崇，這多少反映他可能熟悉當時有關羅芥茶的茶作。

羅廩《茶解》首節表達茶的名稱與意義，展現出「經云」與傳統典籍的注解，此一結構或許引起屠本峻的注意。加上聞龍《茶箋》有三段提到陸羽《茶經》，¹²⁶乃將聞龍與羅廩都重視的陸羽《茶經》內容視為經，其他茶作內容歸為傳，納入各章中。依此，將儒家典籍中的經傳格式借用到《茗笈》中，因而將原先構想的《茗笈》，改寫成為一本與《茶箋》和《茶解》不同的書。其中只有第九章與第十一章未收陸羽《茶經》內文為經。

根據儒家經傳傳統，經指儒家經典，傳為解釋經點的著作，後者與前者的內容

122 (明) 羅廩，《茶解》，頁 4a。

123 (唐) 陸羽，《茶經》，收入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 8。

124 (明) 羅廩，《茶解》，頁 7b。

125 (唐) 陸羽，《茶經》，收入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 13。

126 (明) 聞龍，《茶箋》，收入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 449-450。

間有非常緊密的關聯。回到屠本峻〈茗笈序〉所述，主觀上認為包括陸羽《茶經》在內的前人與同時代的茶文，作者們各自為政，不但不相互沿襲，有時還彼此相互注釋或辯駁，有如《春秋》為經，左氏、公羊、穀梁為傳，可用來評斷茶文的是非：

大都以《茶經》為經，自《茶譜》迄《茶箋》列為傳。人各為政，不相沿襲。彼創一義，而此釋之。甲送一難，而乙駁之。奇奇正正，靡所不有。政如《春秋》為經而案之，左氏、公、穀為傳而斷之是非。¹²⁷

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是借用經傳體例為類比，實質上並未以陸羽《茶經》內文為經文，並採用其他茶作內容為傳文，來幫助解說《茶經》內文，而較像取自類書的構想，將來自不同出處的引文匯集在同類的標題之下。

換言之，他似乎只是說說而已，並未在書中實現經傳詮釋的傳統，因而引起編纂《四庫全書》館臣的評論。《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它雖採取經與傳的體例，卻未遵循經傳間緊密詮釋的體例，因此不解其意：

取陸羽《茶經》分冠各篇頂格書之，其他諸書皆亞一格書之。然割裂鉅釘，已非《茶經》之全文。〈點淪〉二章併無《茶經》可引，則竟闕之。核其體例，似解《茶經》，又不似解《茶經》；似增刪《茶經》，又不似增刪《茶經》。紛紜錯亂，殊不解其何意也。¹²⁸

（二）《茗笈》對「品茶姓氏」的引用狀況分析

過去雖認為《茗笈》的「內容整潔，編排清楚，出處詳全」，但未進一步瞭解屠本峻對其他茶書的引用實際情況，本小節擬對此進行分析與探討。

在十八位「品茶姓氏」及其茶作中，屠本峻可能更動六本著作的名稱。唐劉禹錫（772-842）〈西山蘭若試茶歌〉被簡化為〈試茶歌〉，宋蔡襄（1012-1067）《茶錄》誤為《茶譜》，葉清臣（1000-1049）《述煮茶泉品》改為《煮茶泉品》，宋子安《東溪試茶錄》變為朱子安《東源試茶錄》，明焦竑（1540-1620）《焦氏類林》簡稱為《類林》，熊明遇（1579-1649）的〈巖嶼茶疏〉被改名為《羅岵茶記》等。

茲將《茗笈》引用的「品茶姓氏」與經、傳的則數列為表二。

127（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315。

128（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茗笈二卷〉，頁1554。

表二 《茗笈》引用的「品茶姓氏」、成書年代與則數

品茶姓氏	成書年代	經	傳
陸羽《茶經》		14	
劉禹錫〈試茶歌〉〔〈西山蘭若試茶歌〉〕			1
董道「陸羽點茶圖」			1
蔡襄《茶譜》〔《茶錄》〕	1064		2
葉清臣《煮茶泉品》〔《述煮茶泉品》〕	ca. 年代		2
蘇棗《僊芽傳》	ca.900		1
朱子安《東源試茶錄》〔《東溪試茶錄》〕	ca. 1064		1
羅景綸《鶴林玉露》			1
陸樹聲《茶寮記》	ca. 1570		1
陸樹聲〔徐渭〕《煎茶七類》	1592		2
田藝蘅《煮泉小品》	1554		8
焦竑《類林》〔《焦氏類林》〕			1
張源《茶錄》	ca. 1595		15
許次紓《茶疏》	1597		19
熊明遇《羅峽茶記》、《峽山茶記》、《峽茶記》 〔〈巒嶠茶疏〉〕	1607		7
邢士襄《茶說》			2
羅廩《茶解》	1609		12
聞龍《茶箋》	1609-10		10

最後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茗笈》引用羅廩《茶解》十二處，多過聞龍《茶箋》的十處。依屠本峻參考茶作的時間順序來看，聞龍《茶箋》較羅廩《茶解》來的早，可是他卻將聞龍《茶箋》列在最後，似乎強調聞龍的重要性超過羅廩。

七、羅廩再刊《茶解》的調整

屠本峻〈茗笈序〉未提羅廩，萬曆四十年再刊《茶解》時，羅廩將屠本峻先前寫的敘，調整到跋與正文總論之後。本節先分析屠本峻〈茗笈序〉未提羅廩《茶解》，接著從《茶解》再刊本來看羅廩與屠本峻兩人茶作的糾葛關係。

（一）屠本峻〈茗笈序〉未提羅廩《茶解》

屠本峻雖受聞龍與羅廩衝激，調整《茗笈》內容，可是在其〈茗笈序〉中，只提聞龍，未觸及羅廩。由於他強調聞龍，忽略羅廩，使得往後為《茗笈》寫序者，讀到屠本峻〈茗笈序〉，只知屠本峻推崇聞龍，卻不知羅廩對他的衝激與影響。

以同為屠本峻與聞龍兩人朋友的薛岡為例，他為屠本峻《茗笈》寫序，就只知聞龍，而不知羅廩的衝激與影響。薛岡與聞龍和屠本峻三人都是同鄉與朋友。薛岡著《天爵堂集》，聞龍名列此書的「訂文友人」之中，¹²⁹顯示兩人間關係匪淺。書中有一篇〈與屠翀叟太守〉，¹³⁰反映他與屠本峻書信往來。此書有九篇寫給聞龍的書信，顯示他與聞龍間存在更多互動。¹³¹

在薛岡〈茗笈序〉中，他對聞龍和屠本峻提出一些比較，認為聞龍和屠本峻在茶方面是「同其臭味」：

至於茶則恒推轂吾友聞隱鱗氏，如推轂隱鱗之詩，蓋隱鱗高標幽韻，迥出塵表。於斯二者，吾無間。然其在縉紳，惟翀叟先生與隱鱗同其臭味。隱鱗嗜茶。翀叟之於茶也，不甚嗜，然深能究茶之理，契茶之趣。自陸羽《茶經》而下，有片語及茶者，皆旁蒐博訂，輯為《茗笈》，以傳同好。¹³²

這段引文反映聞龍在茶與詩方面，都「高標幽韻，迥出塵表。」而屠本峻卻能深「究茶之理，契茶之趣。」表達薛岡認為兩人對茶的愛好與差別。

事實上，屠本峻、聞龍與羅廩三位都是愛茶且有茶作的士人，其中屠本峻年最長，較聞龍年長九歲，比羅廩大十一歲。當羅廩請屠本峻為《茶解》寫序時，羅廩五十七歲，聞龍五十九，屠本峻六十八歲，三位都年過半百。聞龍《行藥吟》似未提羅廩，羅廩《羅高君集》中也未觸及聞龍，因此我們不清楚羅廩與聞龍的關係，只知屠本峻是羅廩的朋友，也是聞龍的友人。然而在〈茗笈序〉中，屠本峻為何只強調聞龍，而忽略羅廩《茶解》對《茗笈》的重要性，獨厚聞龍而薄羅廩呢？

或許我們可從三人茶作間的關連來分析。目前所知，屠本峻讀過羅廩《茶解》，幫忙寫序，認為此書「於茶理有縣解」。他還將此書帶給聞龍看，兩人都肯定這本茶書。此時羅廩《茶解》定稿成書，屠本峻《茗笈》仍在調整中。

129（明）薛岡，《天爵堂文集》，頁452。

130（明）薛岡，《天爵堂文集》，頁622。

131（明）薛岡，《天爵堂文集》，頁621-623，627，630，632，636-641。

132（明）屠本峻，〈茗笈序〉，《茗笈》，頁742。

如果我們將屠本峻〈茶解敘〉、屠本峻〈茗笈序〉與薛岡〈茗笈序〉放在一起，不難發現屠本峻誇讚「羅高君……於茶理有懸解」，薛岡推崇屠本峻能深「究茶之理」，《茶解》與《茗笈》二書在茶理方面皆有所深究，這或許與屠本峻〈茗笈序〉未提羅廩《茶解》有關。如果他不想讓他人知道《茗笈》在茶理方面受到《茶解》的影響，僅將羅廩《茶解》列入「品茶姓氏」中，而在〈茗笈序〉中卻隻字不提羅廩與其茶作。因此，我們在讀屠本峻〈茗笈序〉與薛岡〈茗笈序〉之餘，還得參考屠本峻〈茶解序〉與羅廩《茶解》再刊本，才能推得其中關聯。

（二）從《茶解》再刊本來看羅廩所做的調整

羅廩《茶解》有兩個不同刊本，分別為萬曆三十七年與四十年。過去雖注意龍膺的跋比初刻本晚三年，以及屠本峻為初刻本所寫的序在再刊本中被移到正文之後，¹³³ 但是不太瞭解為何會發生如此的改變。筆者認為這些問題可能與屠本峻《茗笈》自序中未提《茶解》有關。

羅廩不但對屠本峻《茗笈》產生衝激，還影響龍膺與其《蒙史》。龍膺來自書香世家。祖父龍琰，字廷重，湖廣武陵人，明正德三年（1508）進士。官刑部主事，遷榮府長史。父龍德孚，字伯貞，號玄扈，別號渠陽，¹³⁴ 嘉靖七年（1528）舉人，授河南衛輝府推官。萬曆十四年任浙江紹興府海防同知，升南京戶部（計部）員外郎。兄龍襄（1557-1611），字君超，萬曆十年舉人，與屠隆友善。龍膺（1560-ca. 1622），字君善，一字君御，萬曆八年進士，授徽州府推官，萬曆二十年升為禮部祠祭司主事。¹³⁵ 因上《諫選宮女疏》，觸怒龍顏，翌年「癸巳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俱用計典外貶。」¹³⁶

龍德孚任紹興府同知的經歷，使龍家與鄞縣周遭士人圈來往密切。羅廩為龍德孚門生，¹³⁷ 與龍氏父子們交往。龍膺離開祠部謫返武林時，與羅廩合撰〈南歸小令黃鶯兒二十首〉。¹³⁸ 隨後他陪羅廩訪阜陽太和縣，回到其故里湖廣武陵。「予理

133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 341、347 校記 2。

134 王德毅，《明人別名字號索引》（臺北：新文豐，2000），頁 201、702。

135（明）俞汝輯等編撰，林堯俞等纂修，《禮部志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7 冊，頁 805），卷四三。

136（明）沈德符，《鈺經謫為冥官》，《萬曆野獲編》，卷二八，頁 717。

137「高君姓羅名廩，浙之寧波人，為家大父渠陽公門生也。」（明）龍膺，《九芝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67 冊，頁 695），卷一四。

138（明）龍膺，《九芝集》，頁 695-696。

郭日，始游松蘿山……中歲自祠部出，偕高君訪太和，輒入吾里。」¹³⁹ 羅廩於該地停留四月。¹⁴⁰

關於羅廩對茶的採製與炒清，龍膺不但在萬曆二十三年於衢州城西姜家山親自領教，享受其中樂趣，還記下當時的情景：

偶納涼城西莊，稱姜家山者，上有茶數株，羽叢薄中，高君手撷其芽數升，旋沃山莊鑪，炊松茅活火，且炒且揉，得數合，馳獻先計部，餘命童子汲溪流烹之。……予追憶西莊採啜酣笑時，一彈指十九年矣。¹⁴¹

受到羅廩的影響，龍膺晚年嗜茶與重視烹茶的水質。「予晚節嗜茶益癖，且益能別澀淄，決舌根結習未化，于役湟塞，遍品諸水。」¹⁴² 最後完成一本《蒙史》。龍膺亦與屠隆熟識。¹⁴³ 門人朱之蕃（？-1624）在萬曆壬子正月為《蒙史》題辭，指出龍膺「頃治兵湟中，夷虜款塞」，也就是那時他被貶戍到青海湟中平亂。書中有段提到他隨父親在衛輝對該地百門泉與泉石上見其父生祠的看法：

衛郡蘇門山下有百門泉，泉善噴如珠，下有瑤草。先君玄扈公理輝，有惠政，輝人祠貌先君子泉石之上。¹⁴⁴

最後有段內容取自羅廩《茶解》，反映這是書稿中最新的內容，也是最後才納入書中的內容：

羅高君《茶解》云：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戰，儼聽松蘿，傾瀉入甌，雲光縹緲，一段幽趣，故難與俗人言。¹⁴⁵

當羅廩完成《茶解》稿本時，龍膺被貶戍到青海湟中，當時屠隆已過世，他才會選擇屠本峻為《茶解》寫敘。在萬曆三十七年初刻《茶解》後，次年屠本峻《茗笈》單刻本問世。我們不清楚屠本峻是否贈送一本給羅廩。不過羅廩在見到《茗笈》後，開始著手調整《茶解》。或許由於屠本峻〈茗笈序〉未提《茶解》，羅廩乃寄給遠在甘肅中部皋蘭的龍膺，請他幫忙寫跋。「頃從皋蘭書郵中接高君八行，兼寄

139 布目潮瀾編，《中國茶書全集》，頁 272；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 346。

140（明）龍膺，〈楚越吟為羅高君賦，高君從燕中同入武陵，留四閱月始還明州，賦此為別〉，《九芝集》，頁 625-626。

141（明）龍膺，《九芝集》，頁 625-626。

142（明）龍膺，《九芝集》，頁 625-626。

143（明）龍膺，《九芝集》，頁 632-633、639。

144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 404。

145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 409。

《茶解》，自明州至。」¹⁴⁶ 龍膺收到羅廩從明州慈溪寄來的信與《茶解》一書，時間約在三十九年底。那時他在青海與甘肅立下的戰功，擢升為南京太常卿，隨後回到江南。萬曆四十年出現《茶解》再刊本，正文前有龍膺在該年春三月的跋，羅稟將三年前屠本峻撰寫的敘移到正文之後，¹⁴⁷ 藉此來反映他對屠本峻在《茗笈》自序中未提《茶解》，所作的調整。

八、萬曆年間《茗笈》的成書與出版年代

通過對現存萬曆年間兩種不同內容的刊本所含序跋與相關文獻的分析，筆者呈現此書乃是鄞縣士人圈的產品，並論證《茗笈》的源起到成書歷經三階段發展，釐清它原先的構想，以及受聞龍《茶箋》與羅廩《茶解》衝激後所做的調整，並從現存萬曆年間《茗笈》刊本的出版時間來推論其成書年代。

（一）《山林經濟籍·茗笈》出版較晚

從第二節表一來看，《山林經濟籍》有六篇序，最早的是萬曆丁未（1607）王嗣爽序，反映當時他見過《山林經濟籍》最初稿本。其次是萬曆戊申（1608）的〈敘籍原起〉，接著的是萬曆己酉（1609）沈泰沖序，顯示沈泰沖見過進一步的文稿。再來就是屠本峻約在萬曆三十八年的自序。三年後，柴懋賢將書稿帶到南京，請李維楨寫序。而後則是柴懋賢於萬曆癸丑（1613）撰序，反映《山林經濟籍》與其中的《茗笈》直到萬曆四十一年才問世。其間還有篇屠一衡〈山林經濟籍序〉，不知何故被編在卷一中，而未納入諸序之列。在《山林經濟籍》卷十三開始處，記著「甬東屠本峻爾叟編輯」與「後學柴懋賢士德校訂」。¹⁴⁸ 整體而言，《山林經濟籍》從首篇序到刊刻問世，經歷約七年時間，其間可能涉及包括《茗笈》在內的增刪、調整與評議，進展不是很快。

（二）《茗笈》單獨提前出版

由於《山林經濟籍》遲遲未出版，使得早在萬曆三十八年已完成的《茗笈》隨之延遲無法問世。在羅廩《茶解》的衝激與影響下，屠本峻心存與競爭與超越，因

146 布目潮瀨編，《中國茶書全集》，頁272；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346。

147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347，註2。

148（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315。

此在《茗笈》成書後，得先將它單獨提前出版。接下去就產生以下多種刊本。

1. 為了單獨出版《茗笈》，屠本峻將成稿傳之鄞縣同好，得到薛岡、范大遠、王嗣爽、范汝梓、陳鏐、屠玉衡等人回應。萬曆三十八年（1610），除了他的自序以外，還請薛岡撰序，范大遠為跋，王嗣爽、范汝梓、陳鏐、屠玉衡等寫〈茗笈品藻〉，那時《茗笈》書稿已完成。我們不清楚當時是以手抄本或刻本流傳。如果已單獨刊印，它就是此書最早問世的刊本，今日似乎已失佚。筆者認為存在此一可能性，因為翌年遠在張秋任職且嗜茶與研究茶的謝肇淛曾擁有此書，且將其傳至徐燭手中。

2. 徐燭閱讀謝肇淛攜來的《茗笈》後，甚為喜愛，就向福州知府喻政推薦，在府中刊刻，分享給更多的同好。「謝在杭自燕歸，出《茗笈》，讀之，清風逸興，宛然在目。乃謀諸守公喻使君，梓之郡齋，以廣同好。」¹⁴⁹ 喻政，字正之，南昌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龍陽知縣，擢南兵部職方司主事，遷福州知府。徐燭在「萬曆辛亥年秋日」為此刊本完成序。因此可以確定的是，三十九年（1611）秋在福建出過《茗笈》的另一單刻本。在徐燭的《徐氏家藏書目》中，就收有一本「屠本峻《茗笈》」，¹⁵⁰ 應是徐燭撰序，由喻政出版的刊本。此一刻本似乎已失佚。

3. 萬曆三十九年，受到徐燭推薦出版屠本峻《茗笈》的影響，喻政與徐燭合作「廣羅古今精於譚茶若隸事及之者，合十餘種，為《茶書》。」¹⁵¹ 並請謝肇淛幫忙寫序，成於四十年元旦後，交付刊印：

吾郡侯喻正之先生，……入閩期月，既以勒之石矣。復命徐興公袁鴻建以下《茶經》、《水品》諸編，合而訂之，命曰《茶書》，間以示余。余歎謂使君一舉而得三善焉。……正之笑謂余：「吾與若皆水曹也，夫唯知水者，然後可與辨茶，請與子共之。」余謝不敏，遂次其語以付梓人。¹⁵²

這就是喻政初刻《茶書》十七種，布目潮瀾（1919-2001）稱之為喻政《茶書》甲本。其中就收錄三十九年（1611）秋徐燭撰序、喻政出版的《茗笈》單刻本。在《五雜俎》中，謝肇淛記載他與喻政在萬曆四十年三月初三在柚花香中飲茶的情景：

花白色似玉蘭，其香酷烈，諸花無與敵者。壬子上巳，余與喻正之郡守袂

149（明）徐燭，〈茗笈序〉，（明）屠本峻，《茗笈》，頁743。

150（明）徐燭，《徐氏家藏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19冊，頁185），卷三。

151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446。

152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445。

飲郊外十里之中，異香逆鼻，諸君詫以為奇。余笑謂：「此柚花也。形質既粗，色味復劣，故雖有奇香，無賞之者。」眾采而遞嗅之，果然。夫香壓眾花，而名不出里，余至今尚為此君扼腕也。¹⁵³

4. 萬曆四十年春，喻政將刊刻的十七種《茶書》送了一套給其同僚福州推官周之夫。周之夫，字赤城，麻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福州府推官。四十年為增訂的《茶書》寫序時，周之夫提到「余不佞，棲遲一官，五年不調，留滯約結之概，豈繫異人，微天之幸日，侍正之左右，覺名利之心都盡退，而披其纂集若此書之言。」¹⁵⁴ 周之夫嗜茶，可能讀過一些明末當時未被收入初刻《茶書》中的茶作，因此他建議喻政應該再多蒐集一些茶作，來增訂其《茶書》：

請使君再廣為搜故事。……使君欣然而笑曰：有是哉。廣搜之，……夫余而後知使君之澹遠清真，雅合茶理不虛也。¹⁵⁵

於是，喻政請他為增訂的《茶書》寫序。萬曆四十年暮春，周之夫完成他為喻政寫的序。在增補八種茶書與修訂《烹茶圖集》後，增訂的《茶書》於四十一年十二月完成，喻政附上一篇自序。

喻政增訂《茶書》含二十七種，布目潮瀾稱之為喻政《茶書》乙本，其中收錄羅廩《茶解》再刊本。一般的慣例是前敘後跋，但是羅廩《茶解》再刊本中是正文前有跋，正文的總論之後才是屠本峻的敘，顯示此書再刊過程經過調整。¹⁵⁶ 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曆三十七年羅廩《茶解》刻本，在屠本峻〈茶解敘〉首頁，有「徐氏興公」印，事實上，羅廩《茶解》名列徐焞藏的書目中。¹⁵⁷

我們不清楚徐焞是否幫喻政編《茶書》乙本。他曾擁有《茶解》初刻本，如果他參與乙本，反映徐焞多少瞭解羅廩《茶解》與屠本峻《茗笈》間的糾葛，他無意更動乙本中先有跋，再有總論，而後才是敘的順序。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79 冊中影印湖南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刻《茶書》二十種之一的《茗笈》，事實上就是喻政編《茶書》茶書二十七種，只是將

153 (明) 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第 1130 冊，頁 542)，卷一〇。

154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 446。

155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頁 446。

156 布目潮瀾編，《中國茶書全集》，頁 272-274。筆者在南京圖書館查閱喻政《茶書》時，發現其中羅廩《茶解》一書沒有屠本峻敘，亦無龍膺跋，顯示它為萬曆四十一年的另一個不同版本。(明) 喻政，《茶書》(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刻本)。

157 (明) 徐焞，《徐氏家藏書目》，頁 185。

二十七種誤為二十種。

5. 萬曆四十一年（1613）《山林經濟籍》出版，《茗笈》為其中一卷。此一刊本只有屠本峻自序，沒有薛岡與徐燭的序，亦無范大遠跋，以及王嗣爽、范汝梓、陳鏞、屠玉衡等的〈茗笈品藻〉（詳見表一）。

綜言之，從萬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前後至少有五個《茗笈》刊本問世。其中萬曆三十八年與三十九年單刻本已失佚，目前僅存四十年與四十一年兩種不同序跋與〈茗笈品藻〉的兩種刊本。

（三）《茗笈》成書年代

過去關於《茗笈》成書時間有不同的根據與看法。學者從《山林經濟籍》中找到三處標示屠本峻撰寫此書內容的時間：〈敘籍原起〉末尾記載「萬曆戊申修禊日屠本峻書於人倫堂」，卷三〈名園序〉末記載「萬曆戊申中秋日」，¹⁵⁸ 以及〈艾觀〉後題記「予齒垂六十有七，尚不知六十之猶未是也。」¹⁵⁹ 依照屠本峻生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來推論，萬曆戊申時他六十七歲。因此，《山林經濟籍》內文標示的時間集中於萬曆三十六年，它成為張如安據以用來標示《茗笈》成書的年代。¹⁶⁰ 筆者認為此一看法值得商榷，最主要的理由在於《茗笈》的三階段發展，不能只憑第一階段的時間就視為它是成書年代。

丁以壽在分析《山林經濟籍》內文中的時間時，談到〈敘籍原起〉與〈名園〉時間不一時，指出「不排除彙編中少數篇章，在此後又作增補修訂、補寫題記序跋等。……其實，《茗笈》就有後來增補修訂的痕跡。」¹⁶¹ 序跋與茗笈品藻的增補較容易分辨，關於《茗笈》內容的增補修訂，則須要通過筆者提出《茗笈》三階段發展來分析。

屠本峻原先構想下的《茗笈》，初始煮茶高論，清滌靈根的構想，與《茗笈》中的「南山有茶十章」較接近。「南山有茶，美茗笈也。醒心之膏液，砭俗之鼓吹，是故詠之。」¹⁶² 此外，可能有一些贊語。這些內容與後來屠本峻〈茗笈序〉、「品

158 張如安，〈〈明代五種茶書成書年代補正〉商兌〉，頁 220；（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 213。

159 張如安，〈〈明代五種茶書成書年代補正〉商兌〉，頁 220；（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頁 230。

160 張如安，〈〈明代五種茶書成書年代補正〉商兌〉，頁 220。

161 丁以壽，〈明代幾種茶書成書年代考〉，頁 220。

162（明）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敘籍原起〉，《山林經濟籍》，頁 173-174。

茗姓氏」與《茗笈》十六章內容等有段距離。因此，筆者判斷萬曆三十六年農曆三月三日，屠本峻只完成《茗笈》中「南山有茶十章」與一些贊語。其餘則是後來調整時增添的。換言之，從《茗笈》三階段發展來看，萬曆三十六年《山林經濟籍·茗笈》完成第一階段，屬於未定稿。

關於《茗笈》的第二階段，我們可採屠本峻為羅廩《茶解》寫敘的時間萬曆三十七年端陽為參照，顯示在那時以前，屠本峻已受到聞龍茶作與架上茶書的衝激，進行第二階段的調整。直待受到羅廩《茶解》的衝激後，屠本峻進行第三階段的調整。至於他何時完成《茗笈》，丁以壽認為此書應在萬曆三十七年定稿：

屠本峻在萬曆己酉端陽前得到羅廩《茶解》，爾後對《茗笈》進行了補充修訂。即便是新編，以八千字的篇幅，當年也能夠完成，所以《茗笈》最後定稿本的年代當為萬曆己酉（1609年）。¹⁶³

筆者對此說法略帶保留，因為屠本峻為羅廩《茶解》寫序時，提到「初，予得《茶經》、《茶譜》、《茶疏》、《泉品》等書」，即使加上《茶箋》與《茶解》等，與他在「品茶姓氏」中列的十八位仍有段距離。因此，他似乎還需要時間來蒐集更多茶作。此外，我們不清楚屠本峻是否集中時間於1609年完成《茗笈》？當時他手邊是否有其他工作？他是否需要對《山林經濟籍》其他內容進行增補修訂？身處山林的他的工作效率如何？

因此，比較保守一點的看法是，《茗笈》約在1610年完成第三階段的修改，也就是定稿。由於《山林經濟籍》遲遲未出版，屠本峻乃將《茗笈》傳之鄞縣同好，引起薛岡、范大遠、王嗣爽、范汝梓、陳鏐、屠玉衡等的回應，乃於1610年將其中的《茗笈》單獨刻印，由薛岡序，范大遠跋，還附有四篇由王嗣爽、范汝梓、陳鏐、屠玉衡撰寫的〈茗笈品藻〉。簡言之，《山林經濟籍》出版較晚，《茗笈》單刻本提前出版。

結 語

中國茶文化史從宋代陸羽《茶經》以降留下非常豐富的茶書或作品，至今仍在

163 丁以壽，〈明代幾種茶書成書年代再補——兼答張如安先生〉，頁281。

進行茶典籍的彙整，¹⁶⁴ 加以提要或簡介各個成書背景，¹⁶⁵ 本文則以一本十七世紀初的茶書屠本峻《茗笈》為中心，分析此書的源起與發展，以及成書和刊印年代，可說是集中於一本書的歷史，進行的世一項不同與以往的研究，筆者認為它具有以下多項歷史意義。

首先，本文通過對文獻史料的分析與詮釋，發現屠本峻《茗笈》成書有段曲折的歷史。最初係在品茶脈絡中，與朋友煮茶高論，清滌靈根，寫下「南山有茶十章」。而後在鄞縣同好聞龍書架上見到一些論茶作品，乃增補內容，採用其中一些雋永者，納入《茗笈》中。萬曆三十七年，羅廩請他為《茶解》寫序，吸收其中茶理，再次增補《茗笈》內容。簡言之，《茗笈》的成書涉及三階段的發展。

其次，在《茗笈》發展過程中，屠本峻試圖吸收多個傳統，加以揉合為一特殊的格式與體例。基於為了幫助學子準備科舉考試經史的論與策，學者收入前人史評，並列出「先儒名公姓氏」與其著作，屠本峻借用此一格式，將它改為「品茶姓氏」與其著作。不同於經史的論策收入前人的史評，屠本峻類比經傳方式，將陸羽《茶經》內容視為經文，分列於十六章，將取自其他茶作的內容視為傳文，補充於相關的各章中，其間並未反映儒家典籍經文與傳文的緊密關連與詮釋，屠本峻的構想可能來自類書，將來自不同出處的引文匯集在同類或章的標題之下。依此，在茶文化史中，屠本峻《茗笈》創始一本茶書的格式與體例，看似首本明確標示引文出處的輯集類完整本茶作，儘管十八世紀後半四庫館臣謹守儒家經傳傳統對此提出嚴苛批評，可是其間一個半世紀以上卻無仿效其格式與體例者，此點值得注意與說明。

第三，從表二中可看出《茗笈》摘引其他茶作產生多項不正確的名稱。以熊明遇的茶作為例，十六世紀後半，浙江長興縣白硯鄉羅芥村崛起名聞江南的羅岍茶，¹⁶⁶ 過去多認為熊明遇以《羅岍茶記》留名茶史。事實上，萬曆三十年至三十六年（1602-1608）熊明遇知長興縣任內，在羅岍茶基礎上，主導推動洞山巉巒岩茶。三十五年刻意命名巉巒茶，並撰文〈巉巒茶疏〉。¹⁶⁷ 屠本峻在《茗笈》中多次

164 譬如，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編著，《中國茶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陳彬藩主編，《中國茶文化經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阮浩耕、沈冬梅、於良子點校注釋，《中國古代茶葉全書》（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9）；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

165 許賢瑤編譯，《中國茶書提要》；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

166 吳智和，〈名震江南的羅芥茶〉，《民眾日報》副刊，1979年11月24日。

167 徐光台，〈熊明遇〈巉巒茶疏〉校釋〉，頁188-201。

引用熊明遇的茶作，卻提供《羅岍茶記》、《岍山茶記》、《岍茶記》等三個不同名稱，成為目前所知更改熊明遇茶作名稱最早的人與茶書。如果《茗笈》成為其他茶作的關鍵參照指標作品，它會影響日後涉及熊明遇茶作名稱的衍變問題。

第四，《茗笈》在格式與體例上的嘗試，的確引起徐燊以降學者的注意與評論，多少也轉移世人對他從羅廩《茶解》中吸收茶理的注意。

在中國古代缺乏明確的標點符號系統，以及未建立區別摘引與評釋的傳統，本文以明末羅廩《茶解》與屠本峻《茗笈》兩本茶書間的關係，來反映當時茶書缺乏智慧財產權或任何制度保障創作的優先權。由於羅廩請屠本峻為《茶解》寫敘，使後者得以吸收其中茶理，使《茗笈》再次調整與發展，採經傳格式來引用先前茶作內容。雖然屠本峻清楚交待引用羅廩《茶解》的出處，卻在自序中未提羅廩「於茶理有縣解」，羅廩《茶解》再刊本中將龍膺跋置於正文前，反將屠本峻敘移至正文總論後，此一調整值得思索。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較完整的《茗笈》刊本得以傳世，福建士人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最早問世的萬曆三十八年刊本似已失佚，當時嗜茶與研究茶的謝肇淛曾擁有一本，並傳至徐燊手中。徐燊向福州知府喻政推薦，三十九年秋在府中刊刻，而後收入喻政初刻《茶書》十七種。稍後才出現《山林經濟籍》中的《茗笈》，接著才是喻政增訂《茶書》二十七種。因此，如果沒有福建士人的熱心與努力參與，今日僅存的萬曆本將只是序跋較少且與其他著作輯成的《山林經濟籍》中的《茗笈》本。

〔後記〕本文獲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計劃支助，得以赴北京、上海與杭州移地研究，查閱善本與年譜資料，特此致謝。筆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議與意見。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唐) 陸羽，《茶經》，收入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
- (明) 王世貞，《弇州續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2 冊。
- (明) 王萱，《王太史季孺詩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屠本峻刻本。
- (明) 李夢陽撰，李猶輯，《空同精華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屠本峻刻本。
- (明)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 俞汝輯等編撰，林堯俞等纂修，《禮部志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7 冊。
- (明) 范大涪纂修，范盈燾重訂，《四明范氏宗譜》稿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明) 徐燾，《徐氏家藏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19 冊。
- (明) 柴經撰，《中丞松洲柴公遺稿一卷》，明柴懋賢刻本。
- (明) 袁黃編纂，《鼎鍤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67-68 冊。
- (明) 屠本峻，《茗笈》，臺南：莊嚴文化，199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79 冊。
- (明) 屠本峻，《閩中海錯疏》，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丙申（1596）閩中刊本。
- (明) 屠本峻輯，《情采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自刻本。
- (明) 屠本峻輯，柴懋賢校訂，《山林經濟籍》，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 年據明萬曆惇德堂刻本刊印，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第 64 冊。
- (明)〔屠本峻〕編，《山林經濟籍》，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 (明) 屠隆，《鴻苞》，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茅長儀刻本。
- (明) 喻政編，《茶書》，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壬子（1612）謝肇淛序刊本。
- (明) 喻政編，《茶書》，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壬子（1612）謝肇淛序、周子夫序與萬曆癸丑（1613）喻政自序刊本。
- (明) 喻政編，《茶書》，中國南京圖書館藏明代萬曆壬子（1612）周子夫序與萬曆癸丑（1613）喻政自序刊本。
- (明) 黃體仁，《四然齋藏稿》，臺南：莊嚴文化，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82 冊。

- (明)楊洵、陸君弼等纂修，《〔萬曆〕揚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1996，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25冊。
- (明)聞龍，《行藥吟》，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庚子自刻本。
- (明)龍膺，《九芝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7冊。
- (明)薛岡，《天爵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未收書輯刊，6輯25冊。
- (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第1130冊。
- (明)鍾惺訂正，《鼎錄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65冊。
- (明)羅廩，《茶解》，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 (明)羅廩，《羅高君集》，浙江圖書館藏本。
- (清)朱彝尊選編，《明詩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9-1460冊。
- (清)江文澤修，聞性道纂，《〔康熙〕鄞縣誌》，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 (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李鄴嗣傳編，《甬上耆舊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4冊。
- (清)范廷臣等纂修，《鄞西范氏世系族譜》，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 (清)屠宗伊輯，《屠氏先世見聞錄》，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九年木活字印本。
- (清)張豫章等奉敕編，《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42冊。
- (清)曹秉仁纂，《〔雍正〕寧波府志》，清雍正十一年刻乾隆六年補刻本。
- (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9-526冊。
- (清)裘璉，《南海普陀山志》，臺南：莊嚴文化，199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39冊。
- 張美翊、屠可全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譜》，上海圖書館藏1919年既勤堂木刻活字印本。
- 張原煒等纂修，《鄞西石馬塘聞氏家乘》，1922年追遠堂木活字本。
- 羅國榮、羅賢贊纂修，《慈谿羅氏宗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1923年嘉德堂活字本。

二、近代論著

- 丁以壽，〈明代幾種茶書成書年代再補——兼答張如安先生〉，《農業考古》，2009年5期，頁280-282。
- 丁以壽，〈明代幾種茶書成書年代考〉，《農業考古》，2004年4期，頁220-222。

- 丁以壽，〈明代五種茶書成書年代補正〉，《農業考古》，2007年5期，頁236-237。
- 王德毅，《明人別名字號索引》，臺北：新文豐，2000。
- 吳智和，〈名震江南的羅芥茶〉，《民眾日報》副刊，1979年11月24日。
- 吳智和，《明人飲茶生活文化》，宜蘭：明史研究小組，1996。
- 布目潮風編，《中國茶書全集》，東京：汲古書院，1987。
- 阮浩耕、沈冬梅、於良子點校注釋，《中國古代茶葉全書》，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9
- 林一鑾，《明幽溪傳燈（1554-1628）大師之研究》，臺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 竺濟法，〈晚明寧波四位茶書作者茶事及生平小考〉，《中國茶葉》，2010年2期，頁25-29。
- 竺濟法，〈晚明寧波四位茶書作者茶事及生平小考（續）〉，《中國茶葉》，2010年3期，頁32-35。
- 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編著，《中國茶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
- 徐光台，〈東林人士熊明遇否定耶穌會士主張中國人為諾亞後裔〉，《Sino-Christian Studies 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9期，2010，頁173-205。
- 徐光台，〈熊明遇〈巖嶼茶疏〉校釋〉，《九州學林》，29，2011，頁188-202。
- 袁暉、管錫華、岳方遂，《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張如安，〈〈明代五種茶書成書年代補正〉商兌〉，《農業考古》，2009年2期，頁220-221。
- 陳彬藩主編，《中國茶文化經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 許賢瑤編譯，《中國茶書提要》，臺北：博遠出版社，1990。
- 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
-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
- 謝伯洲，《幽溪傳燈《淨土生無生論》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On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Publication of Tu Benjun's *Ming ji* in the Wanli Era

Hsu Kuang-tai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Tu Benjun 屠本峻 (1542-1622) is well know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 connoisseurs through his treatise *Ming ji* 茗笈.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of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publication through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the extant copies produced in the Wanli era. The treatise emerged from the circle of *literati* of Yin county 鄞縣, Zhejiang province, and developed into three stages. Tu composed the first draft of it in appreciation of exquisite tea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Later, he saw several books on tea at the house of his friend Wen Long 聞龍 (1551-1631) and revised his *Ming ji*. In the 37th year of Wanli era, Luo Lin 羅廩 (1553-?) asked Tu to write a preface to his *Cha jie* 茶解 (Connoisseurship of tea), and by learning something from Luo's text Tu once again revised his *Ming ji*.

By imitating the form of "a list of previous famous Confucian authors" which included references to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ose scholars in the historical works with commentaries prepared for degree examinations *ke ju* 科舉 as his model, Tu made "a list of tea experts with their major tea works." He also cited the *Treatise on Tea* (*Cha jing* 茶經) by Lu Yu 陸羽 (733-804) as the "canon" (*jing* 經), and added quotations from later authors' tea works as "commentaries" (*zhaung* 傳) to it, even when the quotations we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Lu Yu's text. This style rendered the contents of the *Ming ji* somewhat chaotic, but established a clear structure with quotations. In fact, Tu made several errors on the title of treatises cited by him, particularly Xiong Mingyu's 熊明遇 (1579-1649) "Luoxie cha shu 囉嶰茶疏," and these errors confirm that *Ming ji* was not a treatise with detailed and full quotations on tea. Because Tu did not mention Luo Lin in his preface to his *Ming ji*,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Cha jie*, Luo removed the preface by Tu from beginning and placed it after his own concluding remarks on the treatise.

Keywords: late Ming, Tu Benjun, *Ming ji*, Wen Long, Luo Lin, *literati* of Lin County